

答疑解難—關於送往生的幾個問題 劉素雲老師主講
(第一集) 2013/12/11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檔名
: 56-149-0001

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！請坐。今天這節課是「答疑解難」，因為前面五節課都講完了，根據同修們提出的一些問題，還有時間，我就在這裡給大家解釋解釋，盡我所能。為什麼今天說一說關於送往生的幾個問題？也可能就是這個機緣，昨天晚上佛陀教育協會的一個義工同修，他的妻子身體狀況不是太好，然後夫妻兩個和我談一談，她的妻子就請教了幾個關於往生的問題，我想她那幾個問題實際在很多人生活當中，送往生當中都會遇到的。既然是這樣，那今天這兩個小時，我就專題的講一講關於送往生的幾個問題。

第一個問題，我想對當前送往生的一些基本情況，據我所知道的一些情況，談談我自己的一點看法，供大家參考。第一個我想談一談什麼？就是求與送的關係。我們現在往往忽視了這個求，往往重視了那個送。求什麼？求往生；送什麼？送往生。你想想是不是這樣？我們很少人說求往生吧？所以現在我們就得把這個關係把它搞明白。送往生是得在求往生的基礎上，求往生是主，送往生是輔助的，得把這個關係弄明白。我們現在如果不把求往生的情況搞明白，你沒辦法送，實際我們平時那個送法有很多就是流於形式，起不到真正送往生的作用。譬如說這個往生者他能不能往生，首要的條件是三資糧是否具足。三資糧是否具足，第一個就是信，這個往生者他到底信佛不信佛，如果他不信佛，你就硬送他去西方極樂世界，好像可能性不大。所以信願行三資糧他必須得具足。我們有時候送往生，往往就把這個忽略了，反正是誰要走了，家裡人一請就過去了，連敲帶打的在念佛號，這就叫送往生，實際這個就是太簡

化了，就是沒把真正送往生的意思搞明白。為什麼這樣說？因為送往生是一件大事。很多人在往生的時候，如果你用的方式方法理念如理如法，可能真把他送去了；如果不如理不如法，可能就把他耽誤了。你想想，一個人這一生只能往生這一次，對不對？他得這個人身，他遇到這麼一次機緣，這個往生的機會，究竟去哪裡安家落戶，哪裡是他的歸宿，所以最後這一哆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因此我今天講的第一個題，就是要把求與送的關係搞明白，兩個條件都是重要的，但是第一個條件一定要是放在第一位的，就是他得求往生。

再深一個層次，求往生他要往哪求？他是不是求生西方極樂世界？有的人可能是沒啥求的，稀里糊塗來的，稀里糊塗就走了，這屬於沒求的。有的求能多活兩天就多活兩天，還有的求我覺得這生當人挺不錯的，我求來生我還托生人。所以求不一樣，那往生是不是一樣？也不一樣。我們說送往生送往生，我說送到哪去了他都往生，送到地獄他也往生，送到餓鬼道他也往生，送到畜生道他也往生，到極樂世界他也就往生了。你得說全一點，一定是送他去西方極樂世界，你得把這個搞明白，你就簡單的說送往生那不全面。

送往生咱把這個問題搞明白了，第二個問題，什麼事最重要？家屬的配合。沒有家屬的配合，你想送往生，它肯定是不順利的。家屬怎麼配合？我建議助念團如果有這三種情況，我們助念團不要介入，可以撤出來，如果你已經進入了，我建議你可以撤出來。我不知道我這個意見對不對，好像以前沒聽別人這樣說過。哪三種情況？第一種情況就是家屬不配合，他不理解你送往生的意義，他對你這套做法很反感，這是第一種情況，就是家屬不配合，不接受助念團的安排意見。因為你助念團是負責這次助念的主要人物，主要團體，你的建議和意見安排他的家屬不接受，你沒有辦法助念，你

就可以撤出來，因為你助念，最後的結局肯定是不好的。這是第一個情況要撤出來的。

第二個問題就是家屬內部意見不一致，譬如說兄弟姐妹、親朋好友亂鏘鏘，這個也想說了算，那個也想說了算，有的甚至都吵架打仗，就這種情況，助念團沒辦法助念，可以撤出來。你如果沒介入你就乾脆別介入，如果你已經進去了，你可以撤出來。這是家屬內部有矛盾，意見不統一。

第三個是助念團自己內部意見不統一。我曾經說過，就是請助念一定要請一伙人，這一伙人我當時是說，譬如說修淨土法門的，咱們就請修淨土法門的助念團去助念。但是現在我又發現一個新的問題是什麼？同樣都是修淨土念佛法門的，他的助念方式也未必一樣。什麼樣的情況最好？就是這一撥人，七八個人、十來個人，出去助念的時候總是他們幾個在一起，就是配合默契了。他們幾個不會說，他要那樣他要那樣，就這樣的情況是最好的。就是完全是修一個法門的，而且他們又配合了很長一段時間，這個配合已經很默契了，內部不會產生異議，這樣的助念團請來是最合適的。如果助念團的意見不統一，也不可以請。這助念團你也別上人家去助念去，你們意見不統一，到人家去助念，你內部開始鬧矛盾，你說東他說西的，叫人家家裡看著笑話一個，再一個就說人家不理解，這念佛人怎麼這樣，上我們家來念佛還打仗？那說不定讓人家把你轟出去了。所以我上邊就說，如果你遇到上面的三種情況，助念團一可以不介入，二如果介入了可以撤出來。這是第二個。

第三個，關於助念的時間。什麼時候助念團進駐助念最合適？根據我經歷的這些，或者是聽大家說的，這個時間確實是很難掌握。為什麼難掌握？因為如果是這個往生者他預知時至這好辦，那時間很明確。如果他要不是預知時至，身邊的這些念佛的同修們，又

沒有那個能力能夠觀察出他究竟大約還能有多長時間，這個時間就非常難掌握。我記著上一次大連同修們送一個老人家往生，本來覺得好像三兩天就可以送走了，也可能這個念頭起錯了，你愈想他快走他愈不走，結果送了二十多天。送了二十多天，把送往生的這些個同修們都累得精疲力盡，就是人困馬乏了，這個往生者本人大概也不耐煩了，他的家屬也疲勞了，所以就弄得最後收場也不好收，是不收還很難進行下去，就比較被動。所以說關於什麼時候這個助念團進去助念，這個時間確實是很難掌握。但是如果有明白人，你哪怕能看出個大概都好。但是這個不能隨便亂說，說本來我不知道，我也沒看出來，完了我就給人說了還有幾天。就像小刁她丈夫老齊往生的時候，因為我知道準確的時間，結果有同修就說，你家老齊就這樣，半個月也往生不了。所以小刁就過去跟我說：大姐，人家說半個月往生不了，那我都讓他們回去吧。我當時一看時間，實際已經就那麼一兩個小時就到點了，時辰就到了，結果我咋說？我沒法跟小刁說。我就告訴她，我說妳隨便安排，妳要把他們打發回家就打發回家，妳願意留下來妳就留下來。後來小刁就把那些念佛的都打發回家了。那面剛走，有的家遠的可能都沒到家，這面人老齊往生了。結果我去找小刁要那個陀羅尼被，好給他蓋上，小刁大吃一驚：走了？我說走了。她自己都不相信。所以說這個時間，如果有一個明白人能在旁邊給你把握把握，看得明白一點，那是最好不過的。不宜提前太多時間。

我給它起個名叫什麼？如果這個送往生，你要搞成像馬拉松一樣，那可糟了，全都拖垮了。往生者煩了，往生的家屬煩了，我們送往生的居士們心也起草了，他不會定下心來好好念佛的，這種送往生肯定效果是很糟糕的，所以這個時間應該大概有個估摸。如果說最佳時間是多少？我說最佳時間二、三天之內是最好的。如果是

三天，可能大家還不至於感到那麼疲勞。實際助念是很累人的一個活，這我們都參加過助念，都知道。如果時間長了，大家一疲勞就生煩惱，那個效果就不好了。所以如果能掌握的準確一點，三天左右是最好的。但是有時候可能就那個緣，有的甚至念了好幾個月，你看大連那念二十多天，最後都有點招架不住了，你想要念好幾個月，該是一種什麼境況？你就那樣，把人家庭的那個生活規律都完全打亂了。你十幾個二十幾個人住在人家，天天連敲帶打念佛，是不是人家裡人會受不了的。所以這個時間一定要把它基本上掌握好，別太過早的進駐。有的居士心急，早點去，多念幾天。心是好的，但是你考慮整個布局，似乎這樣不太合適。就是不要搞馬拉松式的助念，不搞疲勞戰術，這是我能想到的第三點。

第四點就是送往生要因人而異。送往生沒有一個絕對的模式，我接觸過這些個往生的人，給我的感覺找不出同樣的，一個人一個樣，各有不同。所以你都按一個模式去送不行，你得根據每個人的不同情況，採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去送，這樣才行。譬如說，就是這個往生者，他究竟現在還有什麼心結沒打開？他心結肯定是不一樣的。譬如說我見過的同修，有的他什麼心結？放不下。放不下誰？放不下財產，我家還有多少錢。實際他沒有多少錢，就幾十萬塊錢，就給他折騰的不知道怎麼辦好，就覺得我這幾十萬塊錢我怎麼安排？到他臨走之前他還琢磨他這幾十萬，實際那算個啥！這是一個心結。再一個放不下情執，捨不得丈夫，捨不得兒女，捨不得孫男娣女。心結不一樣，那你怎麼辦？你去給他助念的時候你就得，放不下財產的，你得打開他放不下財產這個心結；放不下妻子、丈夫、兒女的，你得給他打開這個心結。還有的同修，誰誰曾經得罪過他，他還恨著人家，就是到死還想著怎麼報仇。這個心結你要不給他打開，你說他帶著瞋恨心他上哪去？他肯定上地獄。所以每個往

生者，他有不同的心結。

乾乾淨淨、利利索索的，什麼心結沒有的，我就一心念佛求往生，有沒有？有，我見著過那麼幾個。我就舉個例子，一個是哈爾濱的一個老居士，常大姐，老人家都八十多歲了，老人家真是就一門心思念佛求往生，別的什麼想法都沒有。而且我去看她的時候，她跟我說話的時候，那是非常乾脆利索的，滿面笑容，就沒有說這是要準備往生的人了，就沒有那個感覺。所以對這個我一看，我就心裡特踏實、特放心，這個老大姐就不用我操心了，你什麼也不用說，你也不用勸她，我就堅定不移的相信，常大姐她一定會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。這是一個例子。還有一個例子，是一個年輕的同修，四十來歲。她往生之前她想見我，我去了，非常親，因為她也是骨癌，和我姐一樣病，也是截肢一條腿。她就在床上坐著，疼的時候她就前邊有一個小長桌，就整個人就抱著這個小桌子這麼晃啊晃啊。我去了以後，馬上那就是給我的是一個笑臉，告訴我：劉姨，我一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特別堅強、特別難得的一個同修，我非常讚歎她。你說這樣的人她能不往生嗎？這樣的人還用你操心嗎？還用你給她什麼所謂的開示嗎？什麼都不需要了。但是這樣的畢竟是很少的，帶著各種心念、各種負擔、各種包袱的那還是多得多，還是佔絕大多數。

再一個就是每一個往生者，他的身邊都是有冤親債主的，這個冤親債主有的我們能看得見，那就是人；有的我們看不見，就是那些無形眾生。這個我們要認賬，這個問題是存在的，絕對不是什麼迷信。他歷生歷代的、多生多劫的，短一點說就上一生，他傷害了多少眾生，你現在要想作佛去，這些個眾生他恨你，他要報仇，那你要作佛去了，他找誰報仇？那就趁著你有氣的時候，人才來報仇。報仇的方式方法就是折騰你，讓你痛苦讓你難受，第二個不讓你

念佛。有的同修說我提不起念佛的念頭，怎麼回事？人障礙你，為什麼？以前你曾經障礙過人家，現在輪到人家來障礙你了，人家來報仇，非常正常。怎麼辦？懺悔。這個時候他自己懺悔如果是已經沒有那個力氣了，那誰來解決這個問題？助念的人裡如果有德行好的，德行高的。我這麼說我也不知道我得不得罪人，那你說誰德行好、誰德行高，咋挑法？但是事實就是這樣的。去給他開示，開示這個求往生者的本身，你就在給他的眾生開示。實際你說給這人聽的，他眾生他在聽，比你聽得還認真。

昨天譬如說咱們協會那位義工同修和他的妻子，就是小刁我們四個人面對面坐著，我跟他說的那一番話，後來我直接就點破了，我說實際現在我是對著你說，也是對著你身邊的眾生說。要給人起個不好聽的名就叫冤親債主，說得好聽點就是你的朋友，和你有緣的朋友。說的這套話的目的是什麼？讓他們原諒你，跟著你一起修行。我說你看這套話，如果他聽懂了，他就不折磨你了。因為什麼？你和他有怨，你找他報仇，你現在想折騰他，對不對？沒有不對的地方，理解，因為他曾經折騰過你，可能都要過你的命，你現在讓他受點小苦報，那可以理解。我說但是你想沒想，你最後的結果是啥？你折騰他，他念不了佛，他去不了西方極樂世界，對你一點好處沒有。你要是理解了，原諒他了，他下定決心，他今生一定念佛求生淨土。他去西方極樂世界了，你們一個不落，都跟著去西方極樂世界，我說這個機會你為什麼不抓住？你就是要了他的命又能怎麼的？他這個肉身消亡了，沒有了，他那個真我，人家該上哪上哪。你把他逼死了，這個命還給你了，你六道輪迴的問題，你到底是一點也沒解決。我說現在遇到這個好機會，你可以借好光，你好好支持他，讓他好好念佛，他求生淨土了，你們全都解脫了，都跟著去了。

一開始的時候空氣非常緊張，他夫妻倆跟我說的時候，因為語言我不是百分之百能聽得明白的，我得仔細的聽。後來我覺得愈談愈融洽，愈談愈融洽，等最後我們臨分別的時候，我看夫妻倆，尤其他妻子，都是笑臉的。她問我的問題我都給她解答了，譬如說面對昨天那個情況，怎麼跟她說？我可以這麼說：沒問題，妳這是個小病。因為她是乳腺癌。妳這是小病，治治就能治好，如果我這樣說可不可以？她也不知道我怎麼回事，那你見我了，我給你個意見，我勸你了，你挑不出我毛病。但是我覺得不行，那樣我是對她的不負責任，我必須得告訴她真話。但是我還是比較婉轉的，沒有太直白。我說這樣，一個念佛解決兩個問題，我說全是念阿彌陀佛，一條道就是阿彌陀佛還有任務交給妳，讓妳留在這個人世間，來為眾生服務，我說妳病就好了，我就是這個例子。我說想當年都給我判死刑了，我自己都給我自己判死刑了，你說她這就活過來了，還活得這麼好。我說這是我認為阿彌陀佛有任務給我，所以把我留下來。我說妳念佛，這是一條道。我說如果咱在這個人世間沒任務了，我倒勸妳早點回老家，愈早愈好。我說另一條道就是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來把妳接回原本的故鄉。咱們來到這個世界上幹什麼來了？來旅遊來了。

我過去就給舉過這個例子，極樂世界是我們本有的故鄉，那麼美好，我們現在出來時間長了，把美好的家鄉都忘了，現在看看這個景點不錯，看看那個景點不錯，我說所有的景點你都看完了，該不該回家了？該回家了。一開始給我的感覺，她心裡是什麼反應？怕死。你想，我估計她可能也就不到四十歲，怕死，那我能感受得到。你說她怕死正不正常？正常，人之常情。你別說她這麼年輕的，就是年老的，往往到他臨走的時候還不願意走。我公公那時候，到最後最後了，完了還說我要完蛋了，我不想走。他自己都知道他

要走了，還告訴不想走。因為啥？捨不得他這兒子兒媳婦。因為我公公就留戀我們留戀到啥程度？他住的那個床是搶救的那種床，高，我們要是這麼坐著椅子，他平躺著，他看我們看不清楚，費勁，所以他就讓他兒子我倆就在他床前站著，在他側面站著。一開始我不理解，為什麼讓我們站著，後來我才知道，我們倆站著個高了，他就可以瞅我們瞅清楚了。就是到最後，我估計可能嚥那口氣的時候，都恨不能那眼睛都沒離開這個兒子。因為當時他最後走的時候，嚥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我不在場，我老太太（我婆婆）怕我害怕，因為我沒看見過死人，我婆婆把我支出去了，讓我去買菜回家做飯。我哪知道老爺子要走了，老太太她有經驗。

所以說人的這個心念是特別主要的。你一定要理解分析透這個同修，這個要往生者，究竟他的心態是什麼，他的心念是什麼，他的心結是什麼。你只有把這個東西你掌握清楚了，你才能送他，你說的話他能聽進去，否則的話你就冠冕堂皇全是官話。像我們刁居士今天早晨告訴我說：大姐，舉我的例子，讓大家借鑒，別向我學習。她怎麼的？不管見著這人什麼種情況，就是一個模式，「好好念佛，上西方極樂世界」。可簡單了，不用動腦筋。這個不行，咱們得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方法。最起碼你得想，得讓他接受你，讓他接受你的話，他覺得他跟你挺親，你說的話可信，這樣你才能幫他、才能度他。你就不管人什麼樣，人家的身體狀況，家庭什麼狀況，你就來一句好好念佛，上西方極樂世界。可能人家在場的家屬，當時就不滿意了，這幹嘛？來了就讓我們上西方極樂世界。那說白了，我今天早上跟小刁說，我說妳那話這麼說還比較柔和。我說要按妳的性格，妳就應該這麼說，「你沒別的路了，你就死去吧！」我說你要這麼給人送往生，都給人送哪去了？都給人送地獄去了。為啥？人生氣，一生氣一瞋恨不下地獄嗎？所以咱們送往生的

時候，這方式方法，就是你的面部表情，你的一個眼神，對那個往生者都特別特別重要，我們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。你只有打開他的心結，掃除他的障礙了，你才能把他送好。

就像我昨天說的那個佛友，我去看她，小刁不讓，後來看完了我就摔了。然後她又走得不那麼好，那就是她的心結我沒完全給她打開。媽媽那個心結可能她打開了，因為她丈夫也說，這個妳就放心吧，咱媽的事劉姨都包了，這個可能她打開了，但是丈夫這個心結，姑娘這個心結，我沒給她打開。因為眼睛瞅著丈夫：我就捨不得他，我不願意走，我不願意離開他。你看跟我說話，握著我的手，眼睛是瞅著她丈夫，這個心結沒打開，這是她走不好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。所以我們送往生一定要因人而異，把每個往生者的心結在哪裡給他找準，然後給他破解開。這是第四個。

第五個，關於怎麼開示，這就是每次送往生都能遇得到的，怎麼開示。我理解，按照老法師曾經在講經時候講過，就是（這是我概括的）開示要簡潔明瞭，不能長篇大論。我們有人開示，我也曾經聽到過有人的開示，最少不下於半小時。我當時，你說咱們在座的你想想，我們活著的人，如果有人就跟你嘮嗑（就說話），滔滔不絕的說了半個小時，你能不能從頭至尾耐心的聽？到最後是不是有點不耐煩了？何況他是一個往生者。他已經往生了，他什麼也表達不出來了，他前面有一段時間，譬如說最少有八個小時，他那神識還沒出去。我們看他已經死了，實際我們的一舉一動，那個亡者他知道。他一看你這滔滔不絕都說些啥，像嘮家常似的，甚至講經比古的，像講故事一樣，開示這樣是不行的。對於往生者的開示簡單扼要，就那麼幾句話，讓他提起正念，老實念佛，懇請阿彌陀佛來接引。就這幾句話，簡不簡單？你何必說得那麼囉囉嗦嗦的！

因為在這之前，有一個同修給我講了一段他的經歷。他說有一

次他去送往生，那次送往生可能那個家屬不太明白，就請了二、三夥來送，一夥是修淨土的，一夥是修禪宗的，一夥是修密宗的。不同的法門它送往生的方式方法不一樣，咱們修淨土的是念阿彌陀佛，那禪宗的，它有它的一套方法，密宗的我知道是持咒、誦咒。那這方法不同，你說這個亡者，你這面送他的人告訴他好好念阿彌陀佛，也給他念佛號，那面讓他持咒，你得持咒子，那面告訴他什麼，三撥人告訴他三種方法。有一撥告訴他，你找哪塊亮，什麼光、什麼顏色的，什麼光，你就往裡進，不是那個光你就不往裡進。結果這個亡者，咱們就當神話故事聽，這個亡者就聽，不讓我找光嗎，找對了那光我就鑽進去，我就往生極樂世界了，我就去好地方了。所以他就是，那魂嘛，他就是屬於飄飄忽忽、飄飄忽忽的，在這個空間到處去找人家指導他讓他找那個光，結果他也找不著。那個光沒找著，這面還督促他你快持咒，這面還督促他你快念佛。結果把這個亡者整煩了，通過一個居士的嘴說出來了，「你們到底誰說了算！讓我怎麼辦？我是找光，我還是持咒，我還是念佛？」你說這個如果他不通過那個居士的嘴說出來誰知道？因為咱是凡夫，那看著他已經沒氣了，已經往生了。實際你說這個事是真的還是假的？我說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。

確實存在這個問題，就像咱們，別說往生了，就咱們拿我來說，有人讓我念佛，有人讓我念經，有人讓我念《六祖壇經》，有人讓我念《金剛經》，就不用說別的，就這一個經，我就想了，你們到底誰說了算？我到底念哪個經？那最後不還是我自己拍板？我就念《無量壽經》。這是我有能力我自己能拍板，那往生者他可能到時候他沒這個能力，他做不了主，就等著你們指導他。你要指導他一條明路，就一夥，就是念阿彌陀佛，其他的全都放下，他就一心念阿彌陀佛，他不就成了嗎？那你說這麼一整是不是糊塗了？所以

這個開示一定要簡潔明瞭。

你可以多說兩句什麼？告訴他，除了阿彌陀佛之外，誰來接引也不要跟著走，包括釋迦牟尼佛。為什麼？魔道的，別的道的，可以變現其他任何佛菩薩的相貌，唯獨阿彌陀佛變現不出來。因為阿彌陀佛是我們淨土法門的本尊，本尊是不可以變的，他變了護法是不允許的。所以只有見阿彌陀佛，你就放心的跟他走。其他任何佛菩薩，譬如說釋迦牟尼佛、彌勒佛、藥師佛，等等等等來接，千萬別跟走。再一個就是已經故去的家親眷屬，譬如說故去的長輩來接來了，你覺得挺親的，見著親人了，千萬不能走，那都是你的冤親債主。你要跟他走了，給你接去了，那就給你送到不好的地方去了，人家就收拾你了。這個你可以簡單的說。我跟你們學這是囉嗦了。你跟他這個可以說，就是除了阿彌陀佛之外，任何佛菩薩，任何你故去的親人來接，一概不能跟他，就可以了。然後你可以告訴他，阿彌陀佛什麼樣。如果他平時信佛，就是他家裡供的那尊阿彌陀佛，就是現那個相來接他。實際是誰？就是他的自性阿彌陀佛。這是我要說的第五個問題。

第六個問題，我想說說臨終遇緣的問題。臨終遇緣重不重要？重要。過去師父講經的時候，舉了一個張善和的例子。張善和不是殺豬宰牛的嗎？他是這麼一個人。他也沒聞到過佛法，但是他臨終的時候，他就遇到了那麼一個緣。實際這個緣不是偶然的，那也是多生多劫修來的，否則的話，他也遇不著這個緣。就是他看到的全是牛頭人，牛頭人來找他討命，他就相當害怕了，因為要他的命。這個時候就來了一個和尚，給他點了一把香，告訴他拿著這把香，趕快念阿彌陀佛。這個時候，那這都像救命稻草似的，那可逮住了，所以他就大聲的念阿彌陀佛。幾聲過後，牛頭人全不見了，阿彌陀佛現身了，把他接到極樂世界去了。

這樣的特殊的因緣，不是那麼太好碰的。我們每個往生者，你最後都會遇到緣，但是你遇到這個緣是善緣還是惡緣，善緣是來幫你的，惡緣就是來拽你的。這個你也不要怨天尤人，說為什麼到最後我遇到是這樣的緣？可能到那時候你也來不及想了，你該咋的你就咋的了，是不是？但是這個惡緣肯定是障礙你往生的。那你多生多劫，你或者前一生，你自己造的這個業，你曾經障礙過別人往生，所以這一次，這個惡緣就在你往生之前顯現了，它就障礙你往生。所以這個緣確實是很重要。但是不要攀緣，我們現在很多同修攀緣。反正我是比較知道，就是哈爾濱的同修，這離我比較近的，基本上希望，家裡有親人要往生的時候，希望劉老師來送，覺得劉老師一送，就送極樂世界去了。實際這是一個誤區，不是這麼回事，不要攀緣。有的時候我有計畫有安排，我想去送誰往生，我還真送不到，我還去不了。不是我不守信用我不想去，到時候就出岔，我肯定我就去不了。有的我根本連想都沒想過，那個緣它就成熟了，我就去了，非常奇怪。我自己心裡明白是怎麼回事，就是有沒有這個緣？有這個緣，我不用你請，我就去了；沒有這個緣，你請也請不去我。有時候可能人同修不理解，這劉老師出名了，是不是架子端起來了？這求求她送往生，說啥都不露面。有的時候確實沒請動我，那不是我不動，是我動不了。我就這麼跟大家解釋，可能有同修就明白了，不是我的本意不想去。這是第六個，關於遇緣問題。

第七個我想說說助念團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。助念團我們助念，一般的就這麼幾方面，一個是到家裡去助念。很少有到醫院去助念的，因為很多同修比較忌諱這個，不願意到醫院去助念，但是少數的，也有到醫院去助念的。有的到殯儀館去助念。第三個，這個不是助念，這叫超度。所以助念只有在家裡助念是最理想的助念，在醫院將就，看看具不具備那個條件，如果具備那條件還可以。到

殯儀館去念佛去，那就是超拔了，超度了，那不是助念。

這些個助念團，到人家家裡去助念，應該注意什麼問題？我重點就說這個。譬如說到人家給不給人添麻煩？到人家指手畫腳，要這麼的、要那麼的，這個一開始可能就引起人家家屬的反感。因為家屬，譬如說兒女，人家有信佛的，有不信佛的，有信教的，有信主的，你不了解這個情況，你到那你就指手畫腳一頓指揮，不行。反感了以後，人家不把你罵出來、攆出來那都不錯了，那都是給你留面子。所以第一條，一定要注意不給人家添麻煩。

我們有的同修送往生做得比較好，反正很不容易，就是到這個被送往生者的家裡，任何條件沒有，人家特懂規矩，就包括吃飯喝水，都不用人家家屬來給解決，全都是送往生的同修們自己解決。譬如說人家挺講究、挺乾淨的，條件比較好的，這些個送往生的同修就自帶拖鞋。現在有簡易的，塑料袋一罩上就行，一次性的。這些個都不用這個往生者的家屬來照顧。你想人家家裡有個病人躺在床上，就要往生了，你說一會這個事，不說別的，就這一天三頓飯，那個時候有心思做嗎？我非常理解，沒有心思做飯，那腦袋都空了。那我們如果說一天三頓飯，確實是就給人添亂。所以後來有個同修跟我說，他們是怎麼送的，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，我特別贊成，我說如果都能這樣做，那肯定效果是非常好的，最起碼人家家屬比較歡迎咱們，不會煩的。

另外一條就是要了解人家家屬內部的基本情況。譬如說人家家屬，剛才我說，家屬裡有信佛的、有信主的，你這個非常容易產生衝突。這個時候如果說你不了解情況，你一個勁的說這個佛如何如何，那個信主的肯定他就反感。然後他不對著你，肯定兄弟姐妹之間就起摩擦，這個時候可能有的就不讓用念佛的方法送了，就用那個方法送了。這個時候你怎麼辦？不要介入，不要摻插意見。譬如

說人家哥哥和妹妹，哥哥是信主的，要按信主的方式方法送媽媽；妹妹是信佛的，要按信佛的方法送媽媽，這個時候你怎麼辦？你在旁邊你千萬別摻和。你說不能按你的，一定按佛家的規矩走，肯定矛盾就激化了。所以這個我們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，自己應該把它弄明白。你到那是客人，你不是主人；另外你是去助念的，你不是去搗亂的，你一定要把這個位置擺正，不能替人家做主。如果說人家不同意用這種方法送，我們馬上撤走。人家願意用什麼方法送，就用什麼方法送。

再有一個就是助念團助念完了以後，什麼時候算助念完？什麼時候撤？有這麼兩點供大家參考，你看你們那個地區是一種什麼形式。我們哈爾濱這面現在大部分是從助念開始，一直送到火葬場火化，火化完了以後把骨灰盒都安排好，有的就是寄存的，有的就是買公墓直接就入土的，就是咱們這些念佛的佛友是一直送到底，這是一種形式。第二種形式就是人往生之後二十四小時，我們送往生的助念團的同修們給這個亡者擦身體，要給他洗的，最後你得乾乾淨淨、利利索索走。給他身體擦完了以後，把衣服換好，都弄得規規矩矩的，然後就可以撤了。我們哈爾濱，我聽說現在是這兩種方式。好像第一種方式相對來講多一點，第二種方式少一點。就是因為你衣服穿完了以後，人家家屬需要怎麼處理，那就沒關係了，那就人家用什麼方式來發送，出殯那天人家怎麼辦。譬如有的，可能人家親眷願意按俗家的，燒燒紙錢、撒撒紙錢、舉個靈幡等等等的，那個和咱們助念就沒關係了。因為咱們給他擦完身，穿好衣服，到此助念就可以終止了。這兩種方法，根據不同地區的情況，可以做不同的選擇。

這是第一個問題，關於助念的幾個基本問題，凡是我能想到的，我就跟大家在這裡叨咕叨咕。我再說一遍，僅供大家參考，因為

對於助念我不是什麼內行；我參加過，但是參加的不是太多。另外我參加助念，我的任務就是念阿彌陀佛，別的事我都不管。反正凡是我參加的，基本都是一句佛號念到底，沒有其他的儀式。所以對我來說，比較符合我的特點，因為我就會念阿彌陀佛，唱啊什麼的，那些我全都不懂不會。這是第一個問題。

第二個問題，說說如何護持親人往生。剛才那個第七個助念團注意的問題，還落了一個小點。這個是小刁早晨給我提示的，我覺得她提示的挺對。就是這往生者走了以後，不是在床上嗎？我們北方是三天，從他嚥氣的那天算起停三天，第三天出殯，是這個。在這個過程當中不都是在念佛嗎？就是在念佛的過程當中，這個亡者的臉給不給他蓋上。有的時候，有的是用陀羅尼被從腳到頭到臉，就都給他苫上，蓋上了，所以念佛的同修看不著他臉。有的是把陀羅尼被就蓋到胸這，那整個那個往生者的臉就露在外面，大家坐著念佛的時候，就看著這個往生者的臉面。如果是說害怕，那肯定他不敢看。但是那個送往生的同修，這都見識得多了，所以不存在害怕不害怕的問題。但是有個什麼問題？就是很多同修心不定，他就老瞅著這張臉，琢磨什麼問題？看他臉變不變化，怎麼變法。所以他的心不是定在念阿彌陀佛上，而是定在看這個臉發生什麼變化，這是一個。再一個就琢磨，他走了以後他上哪道去了，他能上哪道。尤其是我要參與的，我估計有些同修坐那想了，今天劉老師來參加送往生，劉老師能把他送哪去？滿腦袋都是這個，一看臉，二琢磨上哪道。這個對往生者絕對不利，因為什麼？你的一個念頭都是波，只是咱看不著，它都是有作用的，念力的重要性我們都知道。所以我接受小刁給我提的建議，她說大姐，妳講的時候能不能告訴大家，把臉蒙上。把臉蒙上，這念佛的你就看這陀羅尼被，你看不著他臉的變化，你也別尋思他臉變沒變了。二十四小時以後，揭開

以後他什麼樣，你自然就看到了。我說這個意見比較好，所以建議咱們助念團以後在送往生的時候，把亡者的臉給他蓋上。

第二個大題說如何護持親人往生。我說這個事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要面臨，不管你現在多大年齡，你上有老下有小，甚至是你身邊的所有親人，你怎麼護持他往生，太重要了。我能想到的第一點就是，最重要的是你，指你自己，一定一定不要做你親人往生的障礙者。你能不能不做障礙者？你可能說，劉老師這個我不服，我怎麼，譬如說媽媽，我怎麼能障礙我媽往生？不見得，真是不見得。昨天那個同修，他妻子跟我說，她說劉姨，我特別擔心一件事情，我姐現在就是不放我，讓我這去看病、那去看病，「妳就不能往生，妳往生什麼？妳看妳學佛學的！」她問我這個怎麼辦。我說這個，如果妳往生那一天，二十四小時之內不要讓妳姐到場，不要通知她；二十四小時以後，她來怎麼做、怎麼鬧沒關係了。我就給她教的是這個辦法。

所以說我們同修們，你們能不能保證不障礙你親人往生？我說誰是往生者的最大障礙者？說不好聽的，最大的冤親債主是誰？是往生者至親至愛最親的親人。因為啥？別人你想障你可能障不著，你靠不了前，只有他最親的親人才能成天守著，他們障礙那是最方便的。我姐往生這是實實在在的例子，你們都想像不到能障礙到啥程度。你看這最後落實障礙的，事先我知道有障礙，但是我不知道都誰來障礙，那我不知道，我這實事求是的說，我知道我姐有障礙，而且障礙挺大。我怎麼我也沒算計出來，要不說這算計，不可思議，你思不出來，你想不出來。我萬萬沒有想到，第一大障礙，我姑娘。我姑娘和她大姨的感情是最深的，她大姨最喜歡她這外甥女，我姑娘有什麼知心話跟她大姨說，不跟我說。我姐的大姑娘，我的外甥女，有啥話跟我說，不跟我姐說。後來我都開玩笑說，我說

姐，咱倆乾脆交換得了，胖胖跟妳當姑娘，大梅給我當姑娘，妳看這個找妳說不跟我說，那個跟我說不跟妳說。我姐就笑了，這兩個小冤家也不知道什麼緣。

就這麼一個外甥女，最後那就跟你橫著，那真做、真鬧。人說明白了，憑啥送我大姨往生？就把那火全都發在我身上了。後來就說，她大姨已經要走了，你說她還說，給我大姨念佛行，讓我大姨就意思健康起來，給我大姨送往生我不同意。說應該請一個按摩的，來給我大姨按摩按摩，她老擱床上坐著，就是意思說氣血不通。我就擱床上坐著，我姐擱床上躺著，我擱床上坐著，我姑娘擱地下坐小板凳晃蕩晃蕩就這麼說。因為告訴我要以靜制動，就是說她翻不了大船，我心裡有底，所以我怎麼治的？以退為進，人家這佛菩薩事先點我的。我就笑呵呵說，我說胖，妳大姨真需要一個按摩的，妳出去去給妳姨請個按摩師，來給妳姨按摩按摩。實際那時候我姐離往生就差一個多小時了，你說還這樣。完了待會說，我大姨得運動，這不運動不行。我心話，妳大姨獨腿老菩薩，一條腿，妳說讓她咋運動？這我也得笑呵呵的說，不是以靜制動嗎？那她動了，我就得靜。我說胖子，我也知道，妳大姨太需要運動了，我說不行給妳大姨買個自行車，把她弄上去以後，到外面轉悠跑幾圈。弄得滿屋人，你看那麼多佛友給她念佛，都憋不住笑，想笑不敢笑，因為一看我姑娘那樣，怒氣沖沖的，也不敢笑。完了我說也行，弄個自行車騎上出去溜兩圈，真是運動。反正她說啥，我就用這個軟刀子來對付她。要不咋辦？眼看就差一個多小時我姐就要往生了，這還擱這給出難題，一會跟她大姨說說，問問這個、問問那個。最後怎麼解決這問題？她大姨說了，今天妳說了不算，我說了也不算，阿彌陀佛說了算。你看，窩囊老太太最後一把不窩囊了，嘎不溜脆把這話說出來了，我姑娘沒啥話了。你說是不是至親至愛的親人？

你說事先，你要問她說生子，妳能不能不是妳大姨往生的障礙？那她能承認嗎？我也沒想到。

完了我姐，大姑娘、二姑娘、四姑娘，三姑娘早走了，我姐原來五個孩子，一個兒子。這不就仨女兒一個兒子，然後兩個姑爺、一個兒媳婦，再加孫子，這也七八個好幾個人，我真沒想到，個個和我叫板。跟我最要好的，我大外甥女、大外甥女婿，那是我的心尖，人家不是那幾個孩子說，我老姨最偏心了，就向著我大姐。恰恰這兩個這家跟我彆的，你都不知道彆到啥程度。這個我為什麼沒想到？因為我那個大外甥女婿，我倆是雙重關係。因為啥？他是我學生，我教了他四年。現在我又是他老姨，你說擺資格，他也不應該跟我叫板吧。反正我不跟妳說啥，我就跟妳橫眉冷對，掐著腰，就這樣式的。這大外甥女乾脆那哇啦哇啦的，就這兩個帶頭跟我叫，是我沒想到的。

然後老五，兒子，我那外甥，你都不知道老實到啥程度，我形容他就是，半個月可能你都聽不著他說一句話。我兒子他倆性格差不多，我兒子說的話能比他多一點也不多，就這麼兩個男孩子。你說就這麼一個老實巴交的，平時對他老姨恭恭敬敬的，可有禮貌的一個孩子，我姐第二天早晨六點出殯，頭一天下午三點我外甥去，就上他媽媽往生的那個地方去跟我叫板去了，那真叫。跟我叫的什麼？非常嚴肅，「老姨，我問妳一個問題。」我頭回聽我外甥說這麼大聲的話。我說問吧，什麼問題？「我說了算不算？」他說了算不算？我就這麼回答的，我說老五，你說了算，你是老郭家唯一的一個男孩，你說了算，你想說什麼你就說吧。他說的意思就是，明天我媽早晨出殯，妳這些佛友一個都不要到現場，你們都上飯店坐著等吃飯去。就這一句話把我說火了，我說老五，我告訴你，我這些佛友都吃過飯，他家都有吃飯地方，來你這裡是送你媽往生，不

是來你家混飯吃的。我說你現在你就給我說，你按佛家的規矩走，一切準備就緒，明天早晨六點多咱們準時出殯；你要按俗家的規矩走，老姨依著你，因為你是兒子，你說了算，這個權力得給你，我就讓佛友們從現在開始都給他們撤退。我說我不能撤，因為她是我姐，我得給她送到地方。我說那明天按俗家的規矩辦，你們該咋辦咋辦，老姨不給你們打攪亂，我跟著你們後邊溜達著行不行？後來我外甥就說，就是俗家的，什麼盆、什麼紙、什麼幡，就這些個。

這時候我們刁居士上場了。她就在跟前坐著，跟我說：大姐，這麼的行不行？兩摻乎吧。就是第二天我姐出殯，她給出一個高招，兩摻乎。怎麼兩摻乎法？又按佛家的，前面按佛家的走，俗家的攔後面跟著。當時我可真發怒了，可能我眼睛我都瞪圓了，當時我就說，我說妳閉嘴，妳這時候妳出什麼主意！一下叫我給她吼回去了。後來事後她跟我說：大姐，我真看妳發怒了。我說那什麼時候，妳還整個兩摻乎，怎麼個摻乎法？最後我就這麼定的，我說老五，老姨尊重你的意見，只要你今天五點鐘之前告訴我一個準信，到底是按佛家規矩辦還是按俗家規矩辦。按佛家規矩辦，我這些佛友就留在這，明天就這麼辦；你要按俗家的辦，我就讓他們都回去，明天家裡這些孩子們想怎麼辦你們就怎麼辦，我不會給你們搗亂的，我跟著你們。就這麼定的。

我不是說五點鐘給我回信嗎，我這外甥就回去了，回去商量去了。五點鐘之前，不到五點，就給我回信了，給我四外甥女打電話，告訴我四外甥女，「讓咱們老姨上我家來，我媳婦有問題要問」。當時，你說我姐這面已經往生了，這面念佛呢，事多忙！這面這外甥跟我叫板沒叫完，好不容易打發回去了，那面外甥媳婦又叫我，要訓話了。這麼說有點大了，問話，不是訓話，問話。那咋辦？去吧，你不你去解決不了問題，你明天早晨這事怎辦？然後我就和

大雲一個，還有那個白事司儀，我們三個一起去的。去了以後，說實在的，好幾天，我已經很疲勞了，我這個外甥媳婦就靠著她家一個木頭櫃，站那就開始說。說實在的，當時我的頭腦都有點空了，我當時什麼感覺？別的我啥都看不著，我就看著我外甥媳婦那個嘴，就像電視一個特寫鏡頭似的，就看著嘴，說些啥我也沒聽清楚，反正我就知道就是不滿意，他們想如何如何。但是我心想讓她說吧，趁她說的時候我閉目養神一會，那你總得讓她把話說完。後來說說，把大雲說煩了，大雲兩句話給頂回去了。我一睜眼一看，大雲眼睛瞪圓了，因為她說的可能大雲聽不下去了，說什麼盡孝怎麼怎麼的。大雲說，按著妳們俗家的盡孝，妳們媽媽走了，妳們該不該在眼前？該不該守孝？妳們誰去了？妳們這孝是掛在嘴上的？反正大雲當時話說得可衝了，就給我外甥媳婦給噎回去了。完了我外甥媳婦又提出個什麼問題？就說關於子孫後代這個福報問題，那也就是，我估計大概就是風水之類的。第二天，就是給我姐送走以後，立馬得找個地方埋起來，就是不能寄存。後來就這個白事司儀又給她悶回去了，說什麼？說今年是閏月，不宜動土，妳說的這個問題，如果妳要今年處理，真涉及到以後妳家祖墳的風水。就這一句話又把我外甥媳婦悶回去了，因為她有兒子，她擔心她兒子以後發展前途，所以這個事就解決了。最後我外甥媳婦還是比較明理，你給她說明白了，完了跟我外甥說，要不咱倆過去看看吧。就這時候我姐已經往生了，兒子、兒媳婦都沒到場，都能到這種程度。完了這兩人過去了，過去以後還真不錯，進屋給我姐磕了三個頭。

你說說，兒子、兒媳婦是不是我姐至親至愛的親人？所以我姐往生的時候，在跟前的就是四外甥女，就是我倆。我四外甥女有時候瞅瞅我，那種眼神，我說四兒，沒關係，咱倆一老一小，也得把這事辦好。真是的，就這一老一小。最後終於可能是被這些同修們

感動了，一看人家這些同修做到這種分上，感動了，反正也不積極，但是不跟你彆扭了，不跟你鬧扯了。第二天想不去送，就不到殯儀館去送，這個我都開綠燈，我說隨緣，你選擇去你就去，你選擇不去你就不去。

我說這一段，因為這是已經經歷過的，是我自己姐姐往生的經過。我就告訴大家，至親至愛的親人，可能就是這個往生者最大的障礙。像我昨天說的那個往生走得不好，我去看她那個小吳居士，她就是這麼個問題。她的障礙是誰？她的障礙是她丈夫、是她弟弟。那你說這兩個人是不是她的親人？最後她弟弟和她丈夫把她障到啥程度都沒法形容，在我所有經歷過的送往生的，往生的，就往生到她這個分上，我是頭一回聽說。因為當時她往生以後，我不是在醫院住院手術嗎，我沒在現場，後來他們給我們說，她往生以後是什麼樣什麼樣，那整個人就沒有形了，你說能往生到這種程度。障礙，弟弟的障礙，丈夫的障礙。你說還不是說明目張膽的，好心的障礙，看起來是好心，實際上是送她上那個最糟糕的地方去。

所以第一個我就想提醒大家，每個人都對對自己的號，你的親人往生的時候，你能扮演什麼角色？能不能保證自己不做障礙者？另外，我們將來也有那麼一天要面臨著往生，你的子女，你的親人，你可要做好準備，保不准哪個就是障礙你的人。千萬別說我們倆關係可好了，那個關係也不錯，也可能這個可好、最好就是你最大的障礙。這是第一個，我們自己不要做往生者的障礙者。

第二個，一定要給你即將往生的親人提供一個安靜的、舒適的，他所熟悉的環境。安靜的、舒適的，他所熟悉的環境，第三條特別重要，他熟悉的環境。你給他弄到一個生的地方去，他可能不習慣，他覺得心裡恐懼。他要熟悉這個環境，他那個恐懼感會減輕的。最好的方案是在家裡往生，不到醫院往生。但是我知道，我們這

邊有特殊情況，你要在醫院往生，得怎麼怎麼的、怎麼怎麼的，那確實也是個問題。如果是不能解決在家往生這個問題，一定要送醫院往生的話，能不能把最後一個關把好，不搶救。到最後已經不行了，但是在醫院一般來說，到最後關頭肯定是所有的辦法都給你用上，搶救，各種管子，什麼呼吸機，什麼電擊胸，我這都聽人家說的。就這個是最最糟糕的，凡是經歷這個的沒個好，肯定上三惡道，肯定上地獄，為什麼？他太痛苦了。他痛苦，他又沒法表達出來，他這時候不但恨給他做這個事的人，他連他的親人他都恨，你們這簡直是折磨我，他會生起無比的憤怒、瞋恨，必墮地獄。所以說如果解決不了在家往生的問題，一定要去醫院，千萬把住最後一關，別搶救，讓他最後安安靜靜的走，別讓他遭那個大罪。以前有過這樣的例子，我以前講課曾經說過，我就不再說了，你們回憶回憶，我曾經舉過這樣的例子。

提供一個安全的環境，這是第一點。第二個就是咱們都學佛了，今天我又告訴大家了，一定要請一個有經驗的助念團，而且這個助念團一定要單一，不要雜，我們是念佛的，就請淨土念佛法門的助念團。另外還要考慮這個助念團是團結的、是和諧的，不是說都想說了算的，有一個一攪和，整個這個場就被破壞了。所以第二個很主要，請一個有經驗的助念團。尤其是助念團領念的這個頭頭非常重要，說白了就是有德行的、有修行的，那是最好不過了。這是請助念團的。

第三個就是千萬不要哭，這個可得注意，往往這個事最難控制。那你說自己最親的親人走了，好像他說那能不哭嗎？很難，真是很難，但是這條還太重要了。如果往生者嚥氣了，你這面你別說扒拉著他哭，你就站在旁邊一哭，馬上把他那情執就牽動了，他就捨不得離開，他心就難受，難受你就等於往下拽他，所以這個是特別

重要的。那怎麼辦？怎麼解決這個問題？如果你最親的親人，你和他感情又特別深厚，你憋不住，你就到另外一個地方，另外一個房間，去哭個痛快，別讓這個亡者知道。離開他，不要在他跟前哭，到另外一個房間去盡情的發洩出來，哭完了以後，該處理什麼問題處理什麼問題，這樣你也不干擾他，因為他沒聽見你的哭聲。你知道，爸爸媽媽和他的兒女是連心的，你這面在他跟前一掉眼淚，你哪怕不出聲他都知道。這個一定要注意，不哭泣。

第二個是不觸摸身體。我看有些同修，就是總喜歡一會摸摸這，一會摸摸手，一會摸摸腿。二十四小時之內千萬不要搞這個，不要觸摸他的身體，你就在他的床邊走，你都要放慢腳步，不能讓那風呼呼的，就那個對他的肉身（肉體）都是極大的痛苦。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規矩。這是一個，再一個就是，最好是二十四小時之內，沒擦身，沒換衣服之前，不要讓親朋好友來探視。因為他們來探視，有信的，有不信的，信的層次又不一樣，什麼樣的都有，那有的嗚哇一喊，一撲到身上去，我的媽呀、我的姨呀，完了，就這你怎麼送你也送不去了，送不去極樂世界了。送是能送走，送哪去了，剛才我不說了嗎？肯定不是好地方。所以最好二十四小時不要讓親屬來探視。什麼時候探視？二十四小時後，身體也擦乾淨了，衣服也換好了，陀羅尼被給他蓋得板板正正，這個時候可以把臉露出來，親屬就可以來探視了，不怕看，不是怕看。

我記得小刁她家老齊往生的時候，因為不是有這一條嗎，不讓探視。老齊是哥兒六個，弟弟也多，都不同意小刁按這個佛門的規矩給他哥哥送往生什麼的，小刁又整不過人家這哥們，就是扛不過。後來這個老齊不知道為啥就把我選中了，讓我去送他，我實際在那之前，我從來沒單獨送過誰。送他，人家這些弟弟們人家不滿意，但是因為確實我們按照這個做了，二十四小時之內沒讓他們看，

這下子更生氣了，來了，來鬧來。鬧到啥程度？擱走廊裡，有一個人就四腳朝天，就擱那蹬腿，就像下了神似的。有同修告訴我，說劉老師妳看，外面那個那樣的。我說他可能那樣舒服，那就先那樣吧，不用理睬，我也沒理睬。完了這小刁不幹好事，一下子把我推到第一線，告訴她那些弟弟們：這個事不歸我管，歸劉老師管，歸我劉大姐管，你哥哥有交代，他走以後的事都歸劉大姐管，你們有話找劉大姐說去。這弟弟們馬上就衝我使威風，「哪來這麼一個老太太，管我哥哥的事」，真跟我叉著腰。後來，你說當時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麼冷靜，我怎麼說的？我說你們要想聽我說，給你們解釋，跟我到這個屋，消停的，我跟你們說，你們消停的聽。我說你們要不想聽我說，你哥的遺囑，打字的，在門上貼著，你們誰識字，自己去看，我還不想跟你們說。我態度也很強硬，一下子給震回去了，最凶的那個弟弟，跟我叉腰那個，當時就把手放下了：「劉大姐，我們聽妳說說吧，怎麼回事？」我就跟他說，我說你哥哥有兩條遺囑，是昨天晚上七點左右把你嫂子叫進去的。我說這兩天你嫂子都不著邊，是因為你哥哥不讓她著邊，你哥這遺囑是跟我交代的，讓你嫂子去旁聽的。我得把她開出去，要不他不說小刁嗎？我說你哥哥就兩條遺囑，非常簡單，一條是：我的後事歸劉大姐安排，劉大姐怎麼安排就怎麼做。問小刁，妳聽明白沒有？小刁說聽明白了；妳照不照辦？小刁說照辦。我說這是你哥的第一條遺囑。第二條遺囑，家親眷屬不要靠前。我說你們不是有意見嗎，為什麼不讓你們看你哥？我說這是你哥的遺囑，家親眷屬不讓靠前。我說都打好了，擱門上貼著，你們去看去，後來他們真到門口去看。就這兩條遺囑，老齊走的時候簡不簡單？兩條遺囑，大菩薩的遺囑就這麼簡單。

所以我說這個問題，不讓親屬探視是對的，省得鬧起來。如果

一來探視，哭的哭、喊的喊、鬧的鬧，那可就糟了，你這場你就掌控不住了。所以還是，就是咱們念佛這些佛友，安安靜靜的、悄悄的，該怎麼念怎麼念，換完衣服以後誰來鬧都沒關係了。完了剛才我跟你說，當時他弟弟告訴，為什麼不讓我們見？我說現在正在開光，開完光以後你們排好隊，我領著你們去見。等開完光老居士們告訴我：劉老師，開完了。我說好，你們讓開一條道。因為地方特別小，我說這些弟弟們、弟妹們，你們誰在前誰在後排好隊，我打頭，我領著你們去看你哥，我就領進去了。領進去這不是蓋著臉的嗎，我就把那個陀羅尼被揭開以後，這臉露出來了。他第一個那個弟弟一看，那個眼神就非常驚訝，我分析大概說，怎麼這麼好！我估計是不是這個，這個眼神，完了就站那愣了。我就說了，我說你看看你哥哥軟不軟，你摸摸他的手。他就擱那愣著，他沒伸手。我這痛快，我拿著老齊的手我就塞到他弟弟手裡了，我說你摸摸，你看看你哥是硬的是軟的，別等火化完了，你們說我哥哥是硬的，我說沒證明了，你們得親自摸。我說如果想擁抱擁抱，把他扶起來坐著，抱抱都可以。完了他弟弟說挺好挺好。這第一個過去了，第二個，挨著個我都把手遞到手裡，一個不落的，我不管你想不想握，你敢不敢握，我全都讓你握，就讓你體會體會到。

就這個關鍵時刻，你真得壓得住陣腳，壓不住陣腳就給你翻天了，那還能讓你這麼著？結果怎麼樣？把弟弟們都感動了，一看他哥哥好，這個方法妙。所以弟弟就說了，給我們找手套，一會不就要來起靈嗎？完了弟弟們說，有沒有手套？我們幾個抬我哥。因為最起碼四個弟弟就夠人了，人家弟弟也多。有個老居士看他們原來那樣挺生氣說：一邊待著，不用你們！我說不行不行，親兄親弟，手足之情，人家弟弟要抬哥哥理所當然，趕快找手套給他們。所以人家哥哥是人家弟弟們給抬下去的。你看這不兩全其美，全都解決

了？原來是橫著膀子跟你橫，現在特別通情達理，一直到送到火葬場火化完了，把哥哥的骨灰盒安頓好了，這些弟弟一直是態度非常好。這個問題不就解決了嗎？所以這個問題，你做對了，他理解了，你就不要擔心後面怎麼樣，後面就好了。這是一個。

再一個我就想，就是在親人往生前，病重期間，不要讓親人們分撥分班的，接連不斷的去探視。因為這個時候，病人他需要老實念佛，得讓他心靜下來。如果他這些親人們，這個去嘮一會，那個去嘮一會，一波接一波的，肯定他的心是不清淨的，他念不下去佛。另外這些個去探視的親友們，他未必在一個水平線上，是不是？說啥的都有，怎麼告訴的都有，你說他聽誰的？就把他心說亂了。我記得有一個同修告訴我，有一個老人病了，不是要往生，就生病了，他的親朋（都不是朋友，就家親眷屬），多少人去看望這老人家？五十多人。你說這五十多人，天天不斷頭的去看這老人家，哪個看不得說話？你說這老人家這佛咋念？所以這個是最大的障礙、最大的干擾。所以老人在病重的時候，不單是老人，就是親人如果病重，保密工作要做好，不要通知親朋好友。因為咱們中國有個習俗，往往是有人病重了，趕快通知親朋好友來見最後一面，這個習俗很坑人。所以怎麼把握這個事，大家要想好。

再一個我想跟大家說說，什麼叫真正的孝。什麼叫真正的孝？這個我想給大家舉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。就是有一位居士，和我接觸的比較多，他是一個企業家，經濟條件相當不錯。如果是按他的條件，把老人送去醫院，住什麼高檔病房，打什麼高級藥，那是一點問題沒有的。但是因為可能就這個緣，他和我認識了，和我認識了他就跟我說，爸爸媽媽年齡大了，將來怎麼辦，讓我給出主意。我當時我就說，「你要讓我出主意，可能你做不到」，實際這我也是將他一軍。他說大姐妳說，我努力做到。我說第一條你就做

不到，你能讓你老爸老媽在家往生嗎？能不把他們送去醫院嗎？當時他的態度不是堅決的，但是他說了，可以、可以，能，但是這個口氣不是特別堅決的。這是最開始我們接觸。後來等他到哈爾濱，到我那去的時候，又說這個問題的時候，我說你想怎麼辦？他的意思問我：大姐，如果我公公，他管爸爸叫公公，如果我公公走的時候，我希望大姐去送。我當時就說，我說如果公公是在家裡往生，我去送；如果公公在醫院裡往生，我不去送。我把這話說了，我自己忘了。後來等公公臨往生之前，打電話告訴我，公公要往生了，希望大姐來送。我當時我就忘了我前面許那個願了，我跟小刁說我沒太想去。小刁說那不行，大姐，妳許願了。因為當時人家問妳的時候妳說了，公公在家往生妳去送，公公在醫院往生妳不去送，人家現在決定是在家往生，妳為什麼不去送？我說那樣，既然我說了，我得履行我的諾言，我說去。就這樣，公公往生的時候我就去了。

我跟大家說這個事主要是說，這個同修他能做到這一點，沒有把他的老爸送到醫院去，太了不得了！這一點我真是，我沒想到。因為啥？他是企業家，挺有名，另外很講面子。別人人家不想？你說家財萬貫，完了老爸有病了擱家等死，不往醫院送，就這個輿論壓力他能把它承受了，那都太了不起了。真的就沒送醫院，老人家就在家裡往生的。在家裡往生的緣就特別特別的好，不說別的，最起碼我這個劉老太太到了，我去了。再一個就是，我聽說深圳有一個念佛團念得不錯，就是那個念佛團到家裡去給公公念的佛。我都感覺到這個念佛團念得好，因為你感受到特別清淨，不亂、不雜，不鬧得慌。很少有念佛送往生就讓你心不鬧得慌的，挺清淨的，很少。就公公往生這一次，請這個念佛團，人不是太多，好像不足十個，他們分成班，分成幾班念的。基本上就是，我們沒有什麼太大

的感覺，就是覺得鬧了或者怎麼，沒有。我就跟小刁她們說，我說這個念佛團念得不錯，真是挺清淨的。他們念佛的人清淨，這個場必然清淨；他念佛的人心不清淨，這個場必然是亂的。所以公公往生走得不錯，真是走得不錯。可以說突破了世俗觀念，才能做到這一點；如果這個世俗觀念突不破，這個你肯定達不到。那一怕人家笑話，堂堂的董事長，他老爸有病擱家死了，你說這個輿論壓力大不大？但是他就按照我告訴他的做了，真效果不錯，我只能說老人家走得挺好。咱們這個企業家也沒悲傷、也沒難過，跟我說：大姐，公公走了，為啥我沒悲傷、沒難過？我說那你琢磨琢磨。沒哭，他說我不但沒哭，我就連難過那個想法都沒有，我心裡挺樂呵、挺高興的。你看看，他事情就是這樣。這是親人不？是親人，他自己的親爸。以後一直是挺樂呵。

我舉這個例子就是告訴大家，什麼是真正的孝。不是說你給老人花了多少錢，你給他買了一個什麼，哪怕是拿金磚摳個棺材，那都不是孝；你能安安全全的把你的父母送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沒有任何孝比這個孝更大的孝了。有的人就圖表面，做表面文章，我用一句不客氣的話說，那是做給活人看的，是裝活人的面子，他要他的臉面，不是這個亡者的臉面。以前我舉過那樣的例子，有人家老人死了，去世了，結果為了表達兒女們的一片孝心，錢沒少花，棺材裡也裝錢，枕頭底下也枕錢，腳底下壓錢，手裡攥錢，反正到處都是錢，最後把老人家送到閻王爺那去過不了關（當笑話聽，當笑話聽）。拿這些錢幹啥？還以為像咱們陽間，咱們人和人處世，走後門去了，拿錢去賄賂閻王爺，讓閻王爺給他安排個好地方。閻王爺不認識，說你拿那花花綠綠的是啥東西？咱們當寶貝，錢，人家閻王爺不認識。結果他就說，請您老人家給我安排個好地方，這是錢。閻王爺發怒了，你該上哪上哪去吧！你說孝不孝？你要說他不孝

，他捨得花錢，大筆的花錢，有那麼發送老人的嗎？最後誰能把這個老人救出來？你這些個兒女，你坑不坑你這個媽？坑不坑你這個爹？真是沒辦法。有的時候我就想，我們人為什麼都能夠愚痴到這種地步！這是我要講的第二個大問題。

第三個問題，我想講一講什麼？就是關於送往生的光碟應不應該流通，怎麼樣流通。這個因為有同修問我，網上同修，我這次來，協會轉給我一封信，就是問的這個問題，所以在這裡，正好有這個機會，我也就順便跟大家說一說。往生光碟的流通，用一句話說，它的總的原則是宜精不宜多。為什麼這麼說？我覺得現在這個往生光碟有點過濫。這個濫就是發大水那個濫，氾濫成災那個濫，三點水那個濫，有點過濫。為什麼有這種感覺？我看到的往生光碟不算多，可能也不太少。譬如說就這個人往生了，有助念團在助念，請錄像的，就把這個人在這躺著，蓋著陀羅尼被，然後錄他這個鏡頭，有的時候把臉掀開來，再錄錄臉的鏡頭，錄錄這個屋子，這佛堂的鏡頭，再錄錄同修們念佛的鏡頭，就是這個，或者是開示錄一點。最後就，那個念佛的鏡頭是很漫長的，因為三天，這三天它這個鏡頭變化不是太大的，你就把這個錄成一個小時或者兩小時。我沒說我姐那個錄像，你要都讓大家看，三十個小時看不完，這能行嗎？所以現在的光碟普遍存在一個什麼共同的問題？就是看了都差不多，都一樣。所以這樣的光碟，對看者究竟有什麼幫助？沒有。大家都司空見慣了，不就是看這個人往生了，擱這躺著，蓋著，完了佛友們在念佛，不就是看這個嗎？看這個是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的。

我給你舉兩個例子，什麼樣的光碟有意義。一、就像我姐這樣的光碟，活著往生的，讓大家堅定信念，確實是老實念佛，可以活著往生極樂世界，是預知時至的，這樣的光碟。再舉一個例子，那

是十幾年前，我看見一張光碟，是綿陽的，綿陽的一個七十三歲的老菩薩，一個老頭，他往生。人家老爺子預知時至，就跟一個廟裡的主持說了，說我哪天哪天中午十二點，我要去西方極樂世界了。正好這個師父很懂，人家就給老居士安排了，安排什麼？打一個佛七，因為正好是七天時間，老菩薩就跟著這些個同修們打了個佛七。別人不知道，別的同修不知道這老菩薩要往生，就這個師父知道，這老菩薩自己知道。前六天就是該繞佛繞佛、該念佛念佛、該拜佛拜佛，有老菩薩那鏡頭，人家這是有錄像為證的。然後到第七天中午十二點，就是這老菩薩往生的時辰，我記著那鏡頭是在一個，專門給他準備了一個房間，擺著一個太師椅，就竹子編那太師椅，差二十分鐘的時候，老爺子進的這個屋，坐到這個太師椅上，兩邊站的是他的兒女，我估計是兒女，因為長相差不多，是他的兒女攔兩邊站著。這個時候就是這個主持師父，就給大家說了幾句什麼。老爺子是在這七天佛七的過程當中，如果我沒記錯，他給大家做了三次開示。因為他開示，綿陽話我聽不懂，我不知道他說的啥，做了三次開示，不是太長的。最後一次開示，我不是說他差二十分鐘，不到十二點進的這屋，坐到這椅子上嗎？這是他最後一次給大眾開示，說得也非常簡潔。然後坐那就開始念佛，大家也念佛，老爺子也念佛。那個鏡頭就一直是，一會是對著老爺子的臉，一會是對著那個掛鐘，那個表，就這麼來回晃著，那就意思告訴大家，看看老爺子什麼時候往生的。結果就是先給這個表一個鏡頭，時針指向十二，馬上回來，老爺子頭一側，走了。就這樣的往生光碟發給大家看它有意義，讓大家真能看出東西來。你就看一個人在那停著，完了大家在念佛，就這些個東西是沒有太大的意義的。

另外譬如說，可能有的走得挺好，身體挺軟，大家都捨不得，說這個得弄個光碟。身體軟是好事，最起碼身體柔軟的，保證他不

上三惡道，他最次他也上三善道。至於極樂世界能不能去，這個不是唯一的標準，身體柔軟不是唯一的標準。能不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最最重要的標準，你就把握一條，預知時至，其他的什麼都沒有，就預知時至一點不差，肯定上西方極樂世界。像我姐最後走那個鏡頭，你信還是不信那就在你，那就是現場的事實。因為當時我姐走了以後，有人建議我把某一部分拿掉，說怕引起誤會。我也知道那一部分，可能有人要提出異議，但是我想，一定要尊重事實，我要給大家留下的就是原來事實的真相。哪怕是現在大家沒看懂，一百年以後也可能他看懂了，三千年以後也可能有眾生能看懂的，那就可以了，沒必要要求現在每一個眾生都看懂。但是我可再一次跟大家說，就是那個所有的鏡頭沒有一點加工，就是三個錄像，哪一段誰錄得清楚就擱哪段。就把那個去掉的就是什麼？就是我說的，大量的大家念佛那個鏡頭，大量的就我姐在那躺著，蓋著陀羅尼被那個鏡頭，這個真是大部分都去掉了。因為你再多大家也知道，往生了助念，不就是這個樣嗎？一定要把那個最真正的東西告訴大家，讓人一看，有些老菩薩一看信心增長，真能活著往生，預知時至，真是不是說瞎話的，信念他就堅定了。這樣的光碟應該發，普普通通的光碟不要發，這是我的一個想法，供大家參考。

剛才我說了不要著相，身體柔軟未必是去西方極樂世界，不要宣傳這個東西。另外你說現在有些人就是奔著兩條，一條上哪道了，一條有沒有舍利子。反正到火葬場火化的時候，我姐火化的時候，我站在那個火化爐的旁邊，我是給我那些外甥女們壯膽去了，因為她們沒經歷過。那些個老菩薩們，同修們，使勁的往前擁。因為它那個爐是熱的，燙人，害怕燙著他們。他們幹啥去了？看舍利去了，有沒有舍利，肯定是奔著舍利去的。推出來一看，反正我沒看著舍利，我也沒關心這個事。完了他們開始撿骨灰的時候大雲說：

劉姨妳先上車上坐著去吧，讓他們撿吧。我就去了。我剛坐車上，大雲就去了：劉姨劉姨，好多好多舍利子，撿不撿？她說就那個領著做白事的司儀就說問問，問問老師，這麼多舍利撿不撿？大雲就跑出來上車上問我。我說不撿，大雲說不撿，那意思是不是有點可惜，那麼多舍利子不撿？我說不撿，不要著那個相。結果他們誰偷偷摸摸的撿出來八顆，人家後來有人埋怨我，因為這八顆都要搶瘋了，誰都想要。有的人都說，給我託夢了，其中有我一顆。我說那不好使，我姐沒給我託夢。我說這八顆都放在我四外甥女那寄存，誰也不發。我說你們為什麼要著這個相？有的人就說，妳說妳咋這樣處理？那麼老多，撿點，誰要就給誰發一個多好。我說我堅決不給你們發。所以現在我姐這舍利子就撿出八顆，有人說是高級的舍利子，金剛砂，反正我也沒見過金剛砂什麼樣，但是我看了以後，和我以往見過的舍利子是有點不一樣，就是鏡頭裡擱大雲手心裡那個，長的，就像那個銅的顏色，鋥亮鋥亮的，那是事實，那個就是那次撿出來的。

再一個就是看光碟要注意形勢，咱們有些時候不注意形勢。這個形勢指啥？時間、地點、人物，你都得照顧到。有的同修看了以後覺得挺好，不管是過年也好、過節也好，還是同學同事、親朋好友聚會也好，他覺得好，他就把這光碟給放上。大過年挺喜慶的，你說聚會，結果你給人放一個往生的光碟。你這些個親朋好友裡都信佛嗎？都達到這個水平這個境界了嗎？你不把人嚇著了嗎？大過年的你讓人家看什麼死人！在人家的眼睛裡就是死人。你說你咋這麼沒智慧？時間、地點、人物一定要把它弄明白，有時候處理問題，你這個時間掌握的不準確，你都會出毛病的，真是這樣的。有時候你看，我說說我就瞅瞅小刁，因為這些個毛病，我們小刁時不常的就表演表演。所以我說的就是，給大家一個警惕。你想讓大家看

，好心，但是你想他接不接受這個，另外這是啥時候？譬如說大過年三十，要有人給我也放這個光碟，我都不願意，這啥時候你給我看這個！真是不行，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。有人可能對號入座，那你入了以後，你對上號了，你犯了一次錯，第二次你還犯？千萬不要犯了。這是第三個大問題。

剩下時間不太多，我想簡單的跟大家說一個什麼事？就是全國目前送往生的五花八門，什麼樣的都有，你現在要說找出來一支送往生的隊伍如理如法，好像不太容易，挺難的。儘管送往生的這些同修們非常辛苦，這事我是知道的，凡是送往生經歷你都知道，那個差事不是一般人都能幹得了的。怎麼辦？我有一個妄念，什麼妄念？我說能不能就是實驗性質的，琢磨著建立一支新型的送往生隊伍，這是我自己的妄念。什麼樣的往生隊伍叫新型的？就是比較專業化。不是說臨時抓幾個人就來送往生來了，就助念來，那個我總覺得效果不好。如果有一支比較長期的、穩定的隊伍，他就是幹這件事，他經驗肯定就豐富。這個隊伍什麼時候能建立起來？可能我這個要求也比較高，我給它起個名，能不能咱們以後送往生有這樣一支隊伍，「跟蹤法送往生」。因為這個人他已經病入膏肓了，我們來給他送，有的甚至人已經嚥氣了，送往生的隊伍來了，來給他念佛，咱只能說念佛了，能不能送他往生到極樂世界？非常難了，非常難說。要是這樣，這是我設計的一個畫面，能不能這樣，跟蹤是什麼？譬如說我，我現在快七十歲了，那肯定我早晚我有走的那一天。譬如說小刁就是我設計的，將來她是送往生這個隊伍的一個頭，她怎麼辦？她從現在就開始跟蹤我，給我記錄一個檔案，就是我現在是什麼狀態，我信佛是什麼狀態，我的身體狀況什麼樣，然後她一直跟蹤觀察我，我幾年往生她就跟蹤我幾年。因為現在有同修也在琢磨這件事，也在做這個試驗，當然是現在沒有完全成形，

沒有完全成功。所以我想這個方法是個好方法，你想如果一個人，跟蹤他五年，最後到這個老人家往生的時候，它就像人的檔案一樣，他有一個往生檔案，從五年前到五年後他往生，整個這個過程給他做一個全程記錄。而且這個送往生的，譬如說小刁送我，時不常的就去給我開示開示，時不常開示開示。我覺得這種送往生應該是效果好吧？因為是不間斷式的。你也不認也不識，他也不了解你，你也不了解他，完了他要嚥氣了，你去給他送往生去了，你是誰？他可能都不容易接受你。如果小刁一直跟著我五年，你說我不認識她嗎？熟悉她嗎？我就喜歡她了，她說啥我也信。這種送往生的效果，可能要比現在那種去了就是念佛送往生效果要好，我想但願有誰能做做這方面的試驗。辛苦極了，你想一個人要是就跟著，你別說跟幾個，你就跟一個老太太，跟她五年八年的，幾個人能做到？確實不容易。但是如果真做了，那個送往生的效果肯定要特別殊勝、特別殊勝。以後就是送往生的時候就有檔案了，譬如說那個錄像你就可以拿出來，這一段他是什麼狀態，這一段什麼狀態，到往生之前是什麼狀態，往生以後什麼狀態，叫人信服，這樣的光碟你出，肯定是有實際作用的。這是一個方面。

今天我跟大家說的這些很不成熟，因為什麼？我送往生的次數比較少，有的是我親身經歷的，有的是我聽同修們跟我介紹的。所以就是綜合大家說的，和我所見到的，也結合大家對我提出來的一些關於送往生的問題，我能想得到的。我是今天早晨起來，我給它捋這麼一個綱綱，然後跟大家說一說，肯定是不完全的，也肯定有的地方可能不正確、不準確，因為全國各地送往生的情況也都是各有各的特點，是不一樣的。如果我說的，如果對大家有點啟發，那就供大家借鑑，如果對大家沒有什麼幫助那就算了，你就當這耳朵聽，那耳朵冒，就完了。但是有一條我特別希望，就是我們能把我

們的親人送到極樂世界去，然後我們自己也能回到極樂世界去，這是最好的一個結果。如果能達到這個結果，我今天也沒白說這一場。我們有的同修的爸爸媽媽，年齡已經是高齡了，很可能時間不會太長就面臨著這個問題，我今天說這些你要記住了，爸爸媽媽一定會去好地方的。今天的時間到了，感恩各位，謝謝大家。